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八

井研廖平學

孫宗澤補疏

襄公

魯世家襄公午立是時三歲襄世晉楚爲二伯齊魯衛鄭爲晉屬方伯秦陳蔡吳爲楚屬方伯故襄世通不言公如

齊而一言如楚以二伯禮事楚也

元年

年表周簡王十四年晉悼公元年齊靈十年宋平四年陳成二十九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

年杞桓六十五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元年者君之始年先言元年而後言公即位者即位以年決者也

繼正卽位

卽位猶繼立也

正也

凡兩君授受必言繼立乃見終始之義故以書卽位爲正不書卽位爲變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宋彭城

此宋事以晉主之伯辭也辭初會盟襄世詳錄小國故錄之次滕不序齊不從也

附

宋世家四年諸侯共

誅魚石而復歸彭城於宋按殖相之子俞之孫諡惠子

繫彭城于宋者

據彭城爲楚取不當再繫之宋**附**左傳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

不與魚石

正也

公羊楚已取之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魚石雖入彭城猶繫于宋不使魚石有彭城楚雖封之外之不

與其封也正當爲封慶封吳已封之猶繫齊亦不與其封也此華元圍彭城以討魚石晉以宋五大夫之在彭城者歸彭城降不言以魚石歸者畧之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此即圍宋諸侯之兵也伐鄭者討其從楚侵宋也

附

晉悼公伐鄭兵于滄上鄭

城守晉人去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郟

此所謂東諸侯也國皆在今山東會郟助

晉伐鄭也不言衛者從韓厥者也

附

據左傳晉命郟師侵楚及陳不書者畧之也郟公羊作合則與緡別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魏刺也時陳蔡鄭許皆從楚不使中國從夷狄有所見乃敘

襄世楚有吳禍亦少衰矣其兵事言宋者四陳二鄭五于夷狄則伐吳者三滅舒鳩者一襄二十七年息兵以後則侵伐不見矣年表晉伐鄭敗我兵于洧上楚來救按壬夫子反弟字子辛五年經書殺

九月辛酉天王崩

有天王喪不奔喪受小國朝大國聘非禮也不諱者公幼不恥責在大臣也

紀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邾子來朝

此因襄公初立來朝書此以明小事大之禮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衛不言公子公孫言剽者與瑕同言將爲君之辭也衛公孫一見剽公子一見

瑕剽黑臂子穆公之孫衛公子公孫一見瑕剽專衛故後有篡禍言剽以明不正

晉侯使荀息來聘

此彙見之例也晉大國衛次國邾小國凡君新立大國聘敵國以上之禮小國朝卒正以

下之禮經見三等爲大國次國小國之例也

待貶絕而罪惡見

匡丁史記春秋大經卷之五

卷八

襄公

二

渭南嚴氏孝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月者危之甚四月而葬速葬周事凡二記一錫命一周公奔

鄭師伐宋

晉衛篤從之宋爲次楚蔡篤從之陳鄭爲次楚強蔡陳篤從楚晉楚爭宋鄭故宋鄭亦自相仇也

左傳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齊姜成公夫人也襄嬀母服三年也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伐喪使人不時葬衛因喪來伐故不葬也

附鄭世家十四年成公卒子儁立是爲

釐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衛獨言名氏者起伐喪報怨

其曰衛甯殖

據晉宋言師

如是而稱于前事也

前衛有喪鄭伐之特曰甯殖苟志于

伐人喪者人亦伐其喪變文以起其施報論語日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附此春秋報施之禮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言不同盟不以盟見鄭未服也常會非大盟不言同不言齊未從也齊強來去無常不言邾滕薛亦未從也戚衛孫氏邑不以衛主之伯者
為謀服鄭會例時此月者議內有會也
喪而貳事也故已葬則不月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不言諸侯之會葬者夫人畧之也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

辭人小邾人于戚

不言同盟不以盟見者鄭未服故但以會言

小邾初列會盟始庸故居末不卒襄

世詳錄小國故於此世十六見

遂城虎牢

劉子云鄭略中國而封楚襄與諸侯共城鄭虎牢以禦楚虎牢置城設戍所以逼鄭也

若言中國焉

據彭城繫宋下言戍鄭虎牢皆有鄭字外城有國辭此不繫鄭言城如城杞

內鄭也

內鄭如內桓師以內辭言之
○據內邑言城鄭本中國近世
鄭得內辭所以外陳于楚也
○內中國外夷狄使虎牢如內
城內鄭以外楚也所以孤黨惡而
存中國取之不言取爲中國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申乃右司馬楚之下卿多受小國賂以逼
子重子辛故殺之稱公子號從中國也

○系未詳左傳成六年以
申息之師救蔡一見經

三年

春楚公子娶齊帥師伐吳

詳吳楚之事明楚所以
敗中國以夷攻夷也
○吳世家自

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
蠻十二世爲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
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
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
吳於是始通于中國吳伐楚十八年楚共王伐
吳至衡山按嬰齊以後不見四伐一會凡五見
公如晉
未至都而言如
○朝晉與朝楚相起明
告肅之辭也
○晉楚分伯中外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長檮晉地也晉侯在外公以朝禮見又盟于長檮朝盟以

地外

疏

在內如蕭叔來朝公之比內不地外乃地

公至自晉

得見乎晉侯又在晉地可以致晉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

同盟于雞澤

日在會下會盟同月不于下月嫌異月晉語三年始合諸侯四年合諸侯于雞澤達于戎

疏

子光大國適子周官所謂公之孤大國之孤叙邾下所謂執皮帛以繼子男之後

同者

據盟不

有同也

同爲虛字義與克同經言同盟同圍齊同下必有實字與克義相同

疏

大同之制以會同定爲禮名以時而分按尚書言四海會同詩言會同有釋皆非禮名不過爲合聚之通稱如禹貢是也

又詩則專爲田獵而詠論語之言會同亦指巡狩朝聘而言非單舉二時傳以同爲虛字王者之制故不合于周禮也

同外楚也

外楚與楚分伯此言同特以外陳爾齊失伯爲方伯楚爲二伯則陳爲外州方伯以補其缺故文以

後同盟陳不在凡屬疏以外楚明晉北伯晉分伯不如齊桓

楚之國亦通不在也疏一匡也楚強數會諸侯公如楚如二

伯之儀是楚伯也春秋外之不許其伯故于楚不言同盟惟

晉言同盟純有二伯辭時諸侯雖有從楚之事皆不言同以

之奪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自宣十二年以後十年盟蜀一見疏陳世

公二十九年陳倍楚盟故明年楚伐我自盟蜀至此二十年乃見蔽于楚也疏家成

如會据經言屈外乎會也此中國同盟時陳已外屬于楚不

以與諸侯同書言同盟故疏陳自宣時從楚不與中國會盟

以如會言之此外之辭疏晉悼復伯畏晉乃初如會不能

實心猶懷觀望先使臣來後又於會受命也外州不得與中

逃盟外之于會所以深責之疏袁僑本同會諸侯春秋不

會言如屈完如師受中國之約疏使同會故言如會外之使

東而去此爲用夏變夷之法疏使同會故言如會外之使

如在會受諸侯之命而已不敢與會事

也僖二十八年外陳侯此兼外其使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戊寅非六月大夫不臣諸侯故不以日繫

月劉子云難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

及以及

据例言會以會

與之也

言及者以內及外是內本國外諸夏及以及是內中夏而

外夷狄此殊及本以外陳叔孫爲本國諸侯爲諸夏陳爲夷狄傳以與爲言者與殊會對言殊會爲外之則殊及自爲與之吳爲真夷陳乃中國出在外者

疏

據及內爲志及以內故與吳不同吳殊會陳殊及也

夫公羊易爲殊及陳袁僑爲其與袁僑盟也

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

此依經立說袁僑後至諸

侯以爲可與則自盟之

不可與

据陳附楚如蔡

則釋之

如以爲不可與盟則不盟可也据陳侯如會不

再盟鄭使人言乞盟

諸侯盟

上己未同盟

又大夫相與私盟

時諸侯以袁僑後至不屑與盟

而使大夫盟之据溴梁獨大夫盟宋大夫盟諸侯不在故此曰私盟

是大夫張也

君方盟而大夫又盟是諸

侯以專盟之柄授大夫則不如不盟以下大夫專盟是諸侯使之耳

疏

君盟大夫又盟故雞澤是大夫敵君也

之會諸侯始失正矣

正當爲政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按有道謂春秋以前無道入莊世二伯主之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按莊至哀爲九世而春秋終蓋閔不數以增莊公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按從襄至哀四世而春秋終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按定世陪臣強二世春秋終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按二伯專政以尊天下乃周召遺事猶可言獨大夫專政古無其事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謂大夫執國權郊特牲天子徵諸侯僭大夫強諸侯不作春秋大夫執國權脅於此相責以等相親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劉子云尊君卑臣以勢使之也夫失勢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

異之也

據陳侯不在不異袁僑譏不明異之歸惡諸侯大夫功罪不相蒙賞罰各有所施

秋公至自晉

惡事不致致者不使及後盟也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伐許以孤鄭也不敘諸侯之師者小伐之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論十三年又以伐見
論八年以伐鄭見

四年 左傳冬有莒人伐繪臧孫救繪敗于狐駘事
與檀弓同知莒有滅繪之志非僅立甥而已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不言楚伐陳不許
其有不伐喪之美 陳世家成公三

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
弱立楚以陳喪收兵去

夏叔孫豹如晉 去年公如晉冬又同盟今
大夫如晉報知武子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襄公之母也莒女也言夫人小君者
與成風同傳曰夫人卒葬之我可不

以夫人卒葬之乎知非夫
人者文宣成夫人皆齊女

葬陳成公 時葬者不許楚
有不伐喪之美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嬀 九年之中三有夫人之喪二姜皆有
逆文以此起定嬀非夫人定諡也以

夫人禮
則有諡

冬公如晉

妾母有服公以夫人之喪葬之而行朝禮非也不月者其事易見不以月見例也

禮

魯世家四年公

朝

陳人圍頓

頓者豫州卒正陳嘗納圍伐之

禮

按中外各州卒正經皆有起文如陳之有圍頓伐頓納頓之文是也

以外當由
此推之

五年

年表陳哀公弱元年

春公至自晉

中國不存公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吳秦一見盟聘外之也鄭亦一見者方伯下等畧之

禮

發穆公子子產之父

子國也後爲國氏國參是也鄭前從楚此聘者服晉從中國也方伯當來聘惟此一見示例而已

叔孫豹繪世子巫如晉

巫者莒公子也繪子無子有女嫁于莒取外孫爲後如晉因魯以求立覲晉並

求屬魯也非繪世子其言世子者順其意也如宋世子戚陳世子禦冠之比

禮

去冬莒伐繪魯救敗此以巫覲當是莒繪

平以巫
後繪

外不言如而言如

據外世子相如不書

爲我事往也

左傳書曰叔孫豹鄆太子巫如晉言

比諸魯大夫也往謂書如言因豹而言如巫

不言及者繪

屬魯比于大夫卑如介然故不言及以異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衛吳皆同姓衛中國吳夷狄此何以不殊會吳以同姓之義不

再外之何以不言及言及則

不及林父內衛也衛篤心中國外吳且殊衛故衛同內辭也

繪世子衛孫林父同時不言及而其義異也

吳謂善伊謂稍緩

方言不同吳謂伊緩中國曰善稻此從中國蓋譯也號從中國名從

主人

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東方曰

寄之

此繙譯例通今古識絕域皆須繙譯故傳著之

秋大雩

劉子云先是宋魚石奔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鄭曄于中國而封楚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城鄭虎牢以禦楚

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吳于善稻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眾之應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壬夫元年侵宋楚殺不言有罪無罪畧之也襄世再殺大夫楚所以弱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辭伯齊世

子光吳人贈人于戚

不言同盟有吳在左傳以爲盟于戚見贈者起下滅凡不常在會盟而特序者以起

見滅也

疏

不殊會吳者成陳善事吳能信中國使得同也併人以不殊不可狄之贈不能會盟敘于吳下不敘者也贈中

國在吳下稱人以吳從中國例因同姓先進之敘贈者贈莒同會起下滅而晉復之

公至自會

會夷狄不致此致者并吳也傳曰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善吳從中國以攘楚故進從中國

冬戍陳

不言其人責諸侯同戍也使如內戍之

疏

上會已序諸侯此但主魯而已

內辭也

傳曰主善以內戍陳者留兵以制陳也言戍者惡楚使若助陳拒楚以存中國戍陳與戍鄭虎牢相起

疏

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陳困于楚不能自守諸侯相帥而戍之得變之正故主內也歸粟于蔡得正亦主內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諸侯戍而楚救之言伐者內陳而外楚也時唯蔡許從楚

疏貞莊王子字子囊後

爲囊氏

六見經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辭伯齊世子光

救陳

列敘諸侯唯蔡許不至晉強楚弱也晉楚爭陳晉救陳者內中國而外夷狄也

疏左傳會于城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月者危也晉強復伯救陳無危言月著其善也與葵邱日同爲著其美陳久屬

于楚以中國爲從夷狄辭今能屬于內春秋之所欣許者也

善救陳也

中國伯弱不能攘楚陳乃蔽于夷晉悼能勤諸侯以救陳故陳改從中國晉之伯救陳之力也月以

之善

辛未季孫行父卒

賢大夫也歷相三世忠于公室行父季文子也行父文六年見經至此五十四年十六見

經子疏魯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宿立疏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僖世初本無名至此乃有名至此始以同盟待之卽所謂三世異

辭襄時詳小國也

疏杞世家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句立

夏宋華弱來奔

劉子云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劉說見五行志

秋葬杞桓公

日卒時葬起杞爲王者後言子言伯亦起爲王者後雖序小國末而禮有加焉

滕子來朝

此滕子初朝也晉伯盛卒正事方伯謹

疏春秋以記朝見屬國尊卑親疏故屢見不一各爲所見曹

滕小邾五記來朝曹滕爲同姓卒正之首也邾杞七言朝杞爲王後邾于魯近也小邾五見降于邾也邾二見鄆葛牟蕭各一見以此起其尊卑親疏也

莒人滅繪

滅者皆方伯討罪之詞小國不言滅言滅以起非常之事

疏春秋小國不言滅國惟此一見故知爲非

如常滅之如常則不見也

非滅也

據不日下言取繪也

疏非以兵力滅之滅之中有詭道焉

中國日

沈頓胡中國與盟會者則

日卑國月

近國未與會盟者月之

夷狄時

在外州國傳曰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時

繪中國也

據內臣列數繪世子會戚偁人來朝能會盟有中國辭也

而時

據例日夷狄乃時

非滅

也

據不日知非實滅

家有既亡

國之本在家立異姓是亡家

國有既滅

國既改姓是滅也

滅而不自知

據下言繪實已亡滅辭乃如未亡滅不知其實

由別之而不別也

繫姓本以

相別異有姓而自亂之是別而不別

莒人滅繪

據繪中國莒夷狄以非滅也據夷狄滅中國正言之

狄實滅中國則當有**疏**左傳言其事甚詳本傳則單就立
所辟不辟亦起非滅**疏**甥爲說義各有取非有異同也立

異姓以莅祭祀**疏**莒是繒外孫繒無子當立公族爲後乃因愛
立女子之子魯爲方伯晉爲二伯不能正其

事相與立之春秋**疏**滅亾之道也鬼神不享非類以異姓主祭
惡之故言滅也祀是宗廟不血食矣此與滅

國之毀宗廟無異外孫雖有血氣之屬**疏**莒有取繒志懼于
周禮以父主母故特明其事以絕之**疏**大國因以子後之

其子立則繒爲莒有矣左氏以爲實滅就事實言之
二傳以爲非滅就經意言之言滅不言滅其實相同

冬叔孫豹如邾**疏**如邾者聘邾也方伯聘卒正如二伯聘**疏**內臣
方伯之禮書者晉伯盛魯待卒正以禮**疏**如以

多少見尊卑二十一見如晉十九見如齊二伯也五見如宋宋
亦大國也楚雖爲伯只一見畧之也陳不如者二如以見諱奔

衛一見示例也莒邾滕牟
各一見小國畧之曹不見

季孫宿如晉**疏**左傳晉人以郟故來討曰何故亾郟季武子如晉
見且聽命按莒滅郟而晉討于魯魯亦與其謀也

下言取郟是因**疏**行父之子也父喪未終而如晉非禮也三家
晉討而復之**疏**世卿專魯執政嗣位之始結大國以自固

十有二月齊人滅萊

萊者兗州國起齊爲兗州伯也二伯不言滅國齊言滅萊貶之也

二伯王伯

不能滅人自益爲方伯有之此貶齊之辭也莊世何以言滅譚滅遂十三年以前齊未伯之辭特著之以見以後不言滅也僖十七年何以言滅項景滅之之辭此萊夷託之中國因是以起齊未爲二伯爲兗州方伯故滅萊自廣月者卑國萊近齊國

七年

春鄆子來朝

鄆子與盟會連帥之等也不言朝言朝者一

連帥上等因莒不言朝故兩言朝

見以相起也于此志者且起晉強吳不制鄆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傳曰全曰牲已變不郊故卜免牲按郊祭天也王制天子祭天地魯

方伯不得祭天周公有大勳成王賜以天子禮樂故得郊周郊常以正月上丁魯郊必卜用辛者下天子也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與天子并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卽不郊以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按此義與本傳同

夏四月不時也

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

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

郊三卜禮也

据三卜不書此書以不時也三卜至二月止此多二已

乃者亾乎人之辭

也

不由人也四月可以不郊志在不郊猶後卜之至于不從事免言事者議其得已不己免非其心責其黷也

小邾子來朝

襄世詳錄小邾故記小邾七朝据左傳以為穆公邾詳又起邾庸亦朝也

七朝据左傳以為穆公

城費

起下墮費季孫專也邾不言城互見也

秋季孫宿如衛

衛與魯最親一見如衛者一見以明例此報公孫剽之聘義也

伯言如如衛

聘也與下孫林父來相起魯用三家逐昭公衛用孫甯逐獻公言此以見大夫專政之禍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此弑逐之

先見者也

八月螽

劉子云先是襄公與師救陳滕子邾子小邾皆來朝夏城費劉說見五行志月者灾甚也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聘者不月者以盟之月加于聘之上見以聘盟也孫氏逐君目之

明執

圖

一見甯氏公孫則皆有所起

壬戌及孫林父盟

聘而求盟專也受命出聘不受命相盟無君也故聘盟皆識壬戌公也不出公諱盟大夫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前言伐此言圍師久也楚失鄭乃爭陳陳陰與楚平楚乃夫

圖

陳世家哀公三

年楚圍陳復釋之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會于鄆以

謀救陳

圖

不言同盟以兵車往爲救陳不盟也

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鄭世家五年鄭伯子驪朝釐公釐公不禮

子驪怒使厨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日釐公暴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

未見諸侯其日如會

尙在竟內地操可不必言如會

何也

據袁僑如會後得盟也致

其志也

從晉者鄭伯之意也鄭伯將會中國如其志言如會**國**致亦成之鄭伯志從中國善事故急成之所謂

君子成人之美也

禮

文見曲禮禮義同爲例謂春秋之例如此凡傳言禮而爲春秋例甚多諸侯不

生名

生名則是大辟之罪名死道也

禮

經例諸侯以爵見生

此其生名何也

据曹伯卒于會序

卒之名也

因下卒名非有貶絕

禮

据吳子門巢卒名在門上卒之

名則何爲加乎會之上

据曹伯卒乃名

見以如會卒也

据吳子門巢卒也如會外

乎會新從中國言如會以此卒也

其見以如會卒何也

据如會無危道不如門巢鄭伯將

會中國

故致志言如會

其臣欲從楚

君臣異心君正而從邪

禮

据左傳因僖公失禮于諸臣見

弑不爲諸臣欲從楚傳以從楚立說者因經致其志在不勝會中國而以事見弑是其臣志可知故以從夷責之也

其臣

不勝故見弑不能自主失權之過弑而死

劉子云鄭伯弑死顏師古

云子驪使賊弑以寔疾赴

其不言弑何也

据弑大惡內乃諱

不使夷狄之民

子驪安

從楚中國大夫如夷狄之民齊陽生不言弑與此同加乎中國之君也傳曰汲鄭伯在鄭僖公富有千乘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于臣者不先得賢也及簡公用子產裨謀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甯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其地于外也据在內其日据許于師未踰竟也据首侯卒于扈日卒時葬正也据蔡侯盼從不日未踰竟日也据蔡侯盼從正卒待之爲中國諱也

陳侯逃歸

自此以後待之如蔡十年不見十七年因宋伐乃錄之不專錄事年表楚圍我爲公巨歸

以其去諸侯

陳侯以楚圍陰與楚平楚乃歸晉徵諸侯畏而至晉將討之乃逃而反

故逃之也

傳曰逃歸陳侯存中國也背盟逃去書逃以責之已盟而去不書書者陳侯雖盟心不專而逃之鄭伯未會而心向中國致其志言如會以陳鄭相起責其志又其來也則汲引之其去也則逃去之皆以存中國也

八年

年表鄭簡公嘉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月者危也鄆之會公未歸又隨晉侯如晉方會又帥人朝惡之故月也

義家塾叢書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書葬爲中國諱凡弑不書弑者四皆葬惟楚一不葬

鄭世家簡公元年諸公子謀事

欲誅相子驪子驪覺之反盡誅諸公子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

鄭侵蔡者晉使之也簡公立從父志專心事晉也鄭旋釋之歸國後事見二十年

年蔡以後十二年乃見此因鄭而錄之

疏獲凡六見內一秦一吳二鄭二皆在末左傳稱司馬燮蔡大夫九見公子公孫蔡爲方伯至此乃見大夫者畧之也濕兩見經二十年見殺

人微者也侵淺事也

言人侵者舉微淺

而獲公子

公子貴矣以貴者淺事而見獲獲大

敗公子病矣

病公子所以譏蔡侯也蔡從夷以夷待外獲之鄭新從中國故扶鄭夷蔡以申中國

多以小獲大外獲內以見小不可忽也大國大師通不言獲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

齊以下皆大夫也傅人獨

鄭伯見者爲獻
蔡捷親往也
疏左傳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不
言同盟左以爲命朝聘之數

見魯之失正也
正當爲政難澤
公在
而大夫會也
權在

也春秋之例公不會大夫凡公會大夫會皆目大夫不出公
此會有諸侯而出大夫明大夫專不言宿如晉君行卿從傳

日義者
行也

公至自晉
起公
在會

莒人伐我東鄙
魯與滕辭無侵伐之事杞不伐我惟曹莒邾有
兵事魯好侵奪近邑以自封殖故近者有兵事

遠者無兵
據左傳此
事不爭也
疏爲疆鄙田

秋九月大雩
劉子云時作三
軍季氏盛之應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其伐
鄭因楚伐而服于楚不言楚
鄭盟者諱之也時陳蔡許從

楚不言者亦諱也晉前已得陳鄭鄆會
陳侯逃歸此伐鄭從楚又失二國也

重訂段經年次經傳上經流
卷八
襄公
三
渭南嚴氏孝

晉侯使士匄來聘

大國聘次國明晉悼有禮也與下季孫如相起

九年

春宋災

劉子云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

外災不志

凡外州之國通不志災

此其志何也

內得志災然衛陳鄭一見示例宋屢志災故

宋也

故宋以宋爲王者後大國稱公不同衛鄭只一記而已齊大國得二記災宋王後尤詳此尊卑升降之數新周

故宋王魯皆詩三頌師說春秋先師亦多用之如公羊是也本傳不用新周王魯惟言故宋以宋爲王後稱公經傳有明文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也不必三年一聘者伯者求諸侯禮數繁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也文宣成夫人皆齊女

據左傳穆姜薨于東宮不地者傳所

謂夫人不地也此與哀姜薨于齊同爲有罪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九年三志葬以起定如爲妾母

此成公之母

人之後婦先姑而薨故公羊有不知宣夫人成夫人之說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辭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

不月者陳逃歸從楚也鄭因楚伐從楚晉爭之

魯表晉帥齊宋魯衛曹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鄭地此悼初伐也

不異言鄭

異鄭言及鄭伯同盟

據言同盟不若得袁僑國佐異之

喜得鄭也

據同外楚喜得

如同志不異之以起疑

不致致會

據蕭魚恥不能據鄭也

伐而後盟致伐是盟復伐非得鄭辭

致會則下鄭復從楚有恥嫌不能自鄭故不致之

楚子伐鄭

前鄭同盟楚來伐鄭又從楚也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辭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會吳于柎

吳在柎召諸侯同伐楚諸侯因往會之遂以諸侯之師滅傅陽

不言同盟有吳

殊會外之公爲本國諸侯爲中夏吳爲夷狄三等故以二會字別之所謂殊會也

會又會

据威不

外之也

傳曰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外之外于是會也若不

外則嫌以中國從夷狄之師殊之使若中國自會吳來與之

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

伯不言滅此言滅者眾辭也傅陽楚屬國夷狄例時遂者不日言日者使若二

然 **事** 地理志楚國傅陽下云故傅陽國蓋在今安徽

遂

吳滅當言吳不當言遂

直遂也

直諸侯遂事非吳自從會滅之

其曰遂何也

宜列數諸侯

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吳楚相仇吳滅傅陽以報楚也若敘諸侯而滅是以中國從吳也蔡以吳善之

吳以中國則異之中外之別也

公至自會

會夷狄不致

會吳是

惡事不致

滅傅陽是惡事

此其致何也

據戲盟猶不致

存中國也

二事非常例兼爲存中國

中國

謂中國諸侯

有善事則并焉

據戚不殊會吳

者蓋以成陳善事可使吳從之

無善事則異之

據會桓滅國非善事故殊外之

存之也

存存

其國未亡言存存其道許夷狄從中國憂中國不許中國從夷狄滅夷狄存中國之道

汲鄭伯鄭同盟

汲引之不見諸侯猶致其志來者不拒也

逃歸陳侯

陳侯不同盟者欲去雖已盟猶逃之往者不追所以待夷

狄之道此謂楚事也楚所爭唯陳鄭于此明來去之義

致桓之會

外之也此謂吳事外之則如公會中國不

會吳會中國致吳會不致致亦外吳

存中國也

楚吳皆夷狄初但外楚吳強經又外吳

三事前二爲外

楚後一事爲外吳皆以存同盟之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鄭從楚伐宋楚侵伐不言從國存中國也此不言陳蔡言鄭輒

者因下殺鄭輒穆公子去疾之子

旋從晉可言字子耳後爲良氏

晉師伐秦不救宋而伐秦讓之也

言名氏者貶之也不言戰敗畧之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再伐矣爲下執莒子張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辭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初在小邾下此在滕上者以年進之晉悼伯諸侯全序其所不序皆從楚之國陳蔡鄭許是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傳曰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斐當國執政發爲司

馬輒爲司空此鄭三卿也同時而殺三卿亡國之道也故以盜

言之晉亦同時殺三卿然只卻氏晉卿多故不稱盜以此異

鄭世家三年相子驪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驪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驪爲不可而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于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

斐左作驂穆公子字子驪後爲驪氏驪宏是也

稱盜以殺大夫

公羊大夫相殺賤者窮諸盜据左傳時有劫君之事殺者非君又三卿同殺故以盜言之

弗以上下道

据上殺下當言鄭子驥前弑僖公罪人也發言大夫爲上下辭

惡上也

簡公爲君三年不能討賊子孔劫之將自立非子產則身殺國亡不可知失爲君之道故書盜殺言上之

失權也

上謂君鄭伯也鄭伯不能討賊諸大夫自相殺失權不能自保直書其事而罪惡見故不以君臣正辭而

下窮于盜盜無名氏不繫于鄭不得爲人之辭賊殺者卽所以賤鄭伯也

戍鄭虎牢

戍者三見信買成衛襄五年戍陳此戍鄭凡戍皆伯者爭諸侯之事

地理志河內郡成皋下云故虎

牢或曰制

其曰鄭虎牢

据城不繫鄭

決鄭乎虎牢也

前城不繫恐不明故于此繫以決之

陳不繫邑虎牢鄭險塞前城以禦楚此因伐鄭戍之以待楚戍陳在陳戍鄭兵在虎牢故決鄭于虎牢得虎牢則得鄭明

前城虎牢之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言救明鄭服楚非善之

疏

鄭世家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

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

公至自伐鄭

不恥者致伐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劉子云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諸侯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饑饉又云

時作三軍季氏盛顏師古云魯本立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則二卿遞帥之季氏欲專其任故增立中軍各主其一

疏

攷軍制須合天下全計之天子尊矣而諸侯有五長二伯方伯卒正連帥屬長是也諸侯又自有五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

十里二十里除城庸不數自天子至于五十里共得九等以九等之不同而舊說只以四等說之且其說除天子以外則乃百

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而五長之制全佚今權据爵國篇之說而詳攷之

作爲也

据作主知新作

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

上國以下十字據班氏引傳補司馬法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諸侯三軍軍數詳見爵國篇萬

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小國方五十里之數也天子當四百倍大國千乘當四十倍百里國百乘者亦四倍之舊說以小國之數通于天子諸侯誤甚王六軍軍數雖較五十里有加實則四百倍之爵國篇以爲天子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故經稱天子爲京師大國三軍二伯三軍百里國亦三軍二伯二軍七十里國七命大小懸殊禮數有合處次國二軍方一軍其將皆命卿凡兵賦田地所出天子諸侯大小所出實數詳細規制爵國篇言之詳矣今以乘數簡明之法言之天子萬乘諸侯大者千乘六百乘三百乘百里國百乘方七十里五十乘方五十里者二十五乘小國較天子少四倍而古者以一萬二千五百人之小國立數非言軍皆萬二千五百人也今又依經傳之文以師軍分別立說大者以軍言小者以師言如天子六軍二伯三軍方伯二軍卒正一軍而連帥屬長皆包于此不再見至于百里國稱三師七

疏

按軍數十里稱二師五十里國稱一師畧爲區分以別之皆準于

卿一卿將一軍齊晉宋大國三卿故有三軍陳蔡衛鄭與魯爲次國二卿故二軍許曹以下爲小國一命卿一軍屬長以

下無命卿有一軍卿變而軍實不能變故皆有一軍春秋據
卿言軍故小國無大夫者亦無師也然曹莒邾虞言師者紀
其實也小國言大夫不氏與大國次國不同言小國師與大
國次國同者大夫不同據無大夫師同者師實不異故與大
次國作三軍經之軍字當與天子大國相比名位不同禮亦
同傳以晉舍新軍爲合禮晉地數圻軍數實多于天子然不敢
與天子同方伯又當避二伯魯地雖大不止千乘然當避二
伯不得與之同當日分軍必別有儀文禮制無論兵軍多寡
不得踰此制至于臨陣分合營制通不拘泥各隨所便矣
非正也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
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
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
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
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爲以怒大國無乃
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伐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疏晉爲二伯元侯攷左傳其出軍無定數有守有戰有分兵
然而言軍數則以三爲斷大國既言三則次國只應得二
此立三軍是僭諸公也魯語言之甚詳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凡四五月九月郊者皆凶卜而吉者也卜吉則言郊不吉則言不郊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非時強卜譏黷也三月三卜不從可以己已至四月猶卜非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前從楚伐此獨伐也宋所以致晉師也

附舍定公子喜之子子展也二見

經下入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辭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在曹下進也此二駕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

京城鄭邑不言盟于鄭鄭未服也同者並外陳蔡也**附**京左作亳

公至自伐鄭

不以後致

據蕭魚致後會

盟後復伐鄭也

據下伐鄭也傳曰已伐而盟復伐則以伐致盟不復

伐則以後會致傳後衍字

楚子鄭伯伐宋

目楚子鄭伯兼言二國因爭得鄭故言鄭也不言陳蔡

自宣元年至此鄭从楚伐宋者

凡五見事不皆見一見以明之宣元一
成十八年二見哀十年一此凡五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辭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駕也得鄭出盟之事不言者爲美辭

會于蕭魚

蕭魚鄭地鄭與會也不言盟信辭春秋惡盟

蕭魚鄭伯嘉來納女上妾

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及賈鑄輅車十五乘

公至自會

晉侯自此不出下皆大夫會矣

伐而後會

伐重于會不以伐鄭致

据京城北致伐得鄭伯之辭也不復伐

則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已從晉楚怒執其行人所謂公罪也

鄭世家簡公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

行人者

据執或不
言行人

挈國之辭也

傳曰稱行人怨接于上也左
傳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與傳

同良
意良昏穆公庶子公孫之子也

良為七穆之一
胥襄三十年見殺良氏經

祇見霄
一人

冬秦人伐晉

為楚救鄭不言晉
敗績者畧之也

年表我使庶長鮑
伐晉救鄭敗之襟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郟

劉子云襄慢鄰國莒伐其東伐
我二十見通不月此月者莒魯

屬也四年之中三來伐我方伯
深入圍郟失尊傷重故月之也

伐國不言圍邑

据上再伐舉重也
不言圍邑

据國重于邑此言圍者因
伐鄙可言圍伐國則不言

圍邑取邑不書圍

据取須句不言
圍明此未取

安足書也

据取重于圍也此
言圍為下救郟張

本也

季孫宿帥師救郕

受命救郕如私行者惡專兵也

遂入鄆

鄆內邑莒伐我所取也

遂繼事也

二事相接續

受命而救郕

始事爲受命使不兼也

不受命而入鄆

後事知起意非受命

惡季孫宿也

大夫無遂事皆由君命此專入故以遂言之所以譏季孫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士氏何以數來聘爲魯事也晉如天子公其卿亦如天子卿天子大夫不名晉卿何以名內外

以名內外之別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卒者以同盟會也此王者以子卒之王尊儔子卑號夷狄雖大日子此以中國治之也不

卒卒少進不日日少進不葬者惡其王號加之誅滅之罪也

吳世家二十五年王壽夢卒

秋書之日子變其實號從中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失鄭又爭宋從者陳蔡許據左傳有自此以後經不見伐宋矣

素不言秦

者畧之亦如有蔡許陳不言也且荆州之國皆在不言下一言隨侯以見例也

公如晉

魯世家十二年公朝晉

十有三年

年表吳諸樊元年

春公至自晉

不合五年之禮因事往也

夏取邾

邾近邾小國左傳云邾亂分爲三師救邾遂取之公羊以爲邾邑者是邾舊爲邾所取也春秋之例邑有爲國

國有爲邑者各隨所見言之

疏

知邾國者地理志東萊國元父下云詩亭故詩國詩邾同音異字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也日卒少進

疏

楚世家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

冬城防

得時也時則修舊不書書者爲城孫請緩錄之與齊有隙起下圖成左傳於是將早城

也防者成氏邑

十有四年

左傳此年天子錫齊侯命稱舅氏名環蓋貶爲方伯故公不如齊而如楚也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外吳也向內邑叔老非鄭介也

會見鄭介示例也大夫獨出晉鄭者蓋以晉主會鄭新從會故獨言名氏也晉悼大夫三會始出鄭再出衛三出宋三有大夫國大夫專故漸出之會不月月者謹會夷狄也
也以諸侯會吳吳強而諸侯弱也再會足矣
疏 不言同有吳薑之子子蟾也後爲游氏游吉游速是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劉子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甚率三歲有奇而一食後衛

大夫孫寧共逐獻公立公孫剽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伐秦以報櫟之役也不月月者道遠諸侯皆在

事重故月之此衛大夫有名氏悼大夫再大會由鄭及衛也

疏 秦本紀是時晉悼公爲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強數會諸侯

率以伐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潁
至械林而還按偃庚子中行獻子

已未衛侯衍出奔齊

劉子云獻公暴虐慢定姜卒見逐走出
至竟使祝宗告曰且告無罪于廟定姜曰

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也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鄭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

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使余三

疏衛世家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妾不善曹答

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答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盱不召而去射鴻于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數侍公飲使師曹譎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答三百乃譎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遽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莒人侵我東鄙

四伐矣季文子卒後
莒四伐我襄失道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吳楚交兵之始與中國五會矣楚乃伐
之以爲禍始貞以後不見貞七見皆兵

事 疏 據左史此伐吳敗楚獲楚公子不書者凡獲而書者皆中
國外州大夫獲不書也吳楚兵連以致楚亡此先見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

戚戚衛邑宋大夫有名氏悼大夫三大會由小及大也齊**疏**左

曹滕薛杞小邾不序齊不序起伐我獨序莒邾起下執

定衛也不言同盟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宋四聘魯三見華**疏**向公子向父之後桓

世卿而不言公子公孫與魯鄭殊魚氏出奔後向氏爲左師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聘盟不地于**疏**一說劉內地如公與

劉夏逆王后于齊

夏者名也不稱劉子臨王后名從正稱也劉夏卽劉卷之父後儒因夏名遂以夏爲士誤

甚**疏**劉魯采地稱子者卿也

疏下劉文公亦稱劉卷

據不言來不稱子非接內也言故志之也爲主則言歸

過我

逆非內主之起祭公內主之也過我則言逆

主書以起祭公即謀逆事之非也不言使者逆者
微故奪其使不言也靈王不記事記此以見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劉子云襄慢齊伐我北鄙百姓
騷動伐不言圍爲救大之也

○齊侯

不會諸侯自此至十八年六見伐我之文
因此以致同圍齊與頃公敗鞍之事同也

公救成至遇

言至遇者
不敢進也

○年表齊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既言公救矣何以復言二郛二郛
專也既齊師已退矣何以更言帥

師以師
爲役也**○**圍成郛有壞者故城之也
下齊又圍成此城以自固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劉子云先是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又
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

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八
月無丁巳此食晦日七月晦也

邾人伐我南鄙

劉子云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百姓騷動季
文子卒後襄慢鄰國莒四伐其東齊伐其北邾

伐其南四郊多壘
卿大夫之辱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疏

晉世家十五年冬悼公卒子平公彪即位

十有六年

年表晉平公彪元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自成公十八年至此十五年爲晉悼復伯之事悼公幼而明斷舉賢任才三駕而楚

不能與爭無城濮鄢陵之勞無滅譚滅遂之失無執衛執曹之舉先以謙德不令而從其才德在桓文之上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之漸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掩通吳之非盟會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以後凡三大會士苟偃實主之**疏**月者危悼以下伯衰也故平昭頃則悼之失也三公皆月晉五葬一日四月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辭伯杞伯小邾

子于渙梁

疏

晉平公初會也自此至昭十年共二十六

戊寅大夫盟

劉子云晉爲渙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獨相與盟顏師古云諸侯皆在而叔孫豹晉荀偃宋向

戍衛甯殖鄭公孫
墓及小邾大夫盟

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

雞澤諸侯盟因袁僑來乃私盟傳曰始失政始者未甚之辭

正

作政下正

諸侯會

據雞澤會諸侯已盟

而曰大夫盟

據雞澤因袁僑來盟此君會而大夫

專

正在大夫也

雞澤初失政此大夫執政專盟

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

據雞澤諸侯在言諸侯之大夫宋之盟不在猶繫

大夫不臣也

大夫有無君之心如宋大夫以官僭君在

不盟而臣下盟是政在大夫不繫諸侯者大夫有無君之心故不繫也孔子曰政在大夫五世希不失矣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討其伐我也在會公愬于晉晉乃執之僭人執有罪之辭**左傳**以

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齊侯伐我北鄙

再伐也晉執莒邾齊又來伐齊強不從晉故下圍齊

年表齊

夏公至自會

公未歸國已見伐至者危之也

五月甲子地震

年表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叔老大夫也前從季孫見此特見者以內大夫

可會外

左傳

夏六月次于棫

諸侯也

圖

林伐許次于甯氏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上城成郭懼齊此言圍以明之成在魯北境叔孫邑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為齊故請師也以起下圍齊之役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矚卒

邾至此乃日

圖

此卒于國不書其歸者畧之也一說卒于

晉不言晉者為中國諱也惟諸侯

卒于楚者乃地楚所以惡楚也

宋人伐陳

宋伐陳從晉命以携楚也年表宋伐陳

圖

據左傳陳敗司徒印獲于宋不書者畧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曹人懇于晉為下

圖

據左傳因孫蒯事而非伐曹不見孫蒯者非

卿也見石氏錄賢者後且明世卿也石碯四世孫成子稷見左
成二年傳買稷子共子也碯有大功於衛世爲衛大夫子曼姑
哀三年見經衛襄以前詳孫甯但一見殺孔達以下詳石氏北
宮氏世叔氏公叔氏公孟氏齊氏趙氏者孫氏已絕故詳錄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年表齊伐我北鄙伐不
言圍言圍者取之也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傳本無齊字與
上圍桃合爲一事**疏**左傳齊高厚
圍滅孫紇于

防齊人獲賊堅不
書者爲內諱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因前伐陳
故奔陳

疏爲殺華吳因國人逐瘞
狗而奔班說詳五行志

冬邾人伐我南鄙

不服晉起
下再執

疏左傳爲
齊故也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白狄在冀州不言朝來者來助我拒齊從晉命也狄
言白白者錄之詳以善事言白非善事狄之而已

重訂段氏春秋經傳古義

卷八

襄公

五

渭南嚴氏孝

疏春秋言來者七直來曰來仕於魯者祭伯是也以事至魯記來者祭公來實來是也來朝不言朝者介葛盧齊仲孫及白狄皆爲魯事來諱言之故直曰來而已非不能朝不言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因其伐曹執之**疏**左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曹執之長子執孫蒯于練留爲曹故也

稱行人

据或不言行人

疏

按石買前伐曹此稱行人者不當因其來而討之是也又伐曹必有受命故稱行人

怨接于上也

上君也怨其君所謂公罪怨君而執其臣也不言行人皆以私罪執單伯是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

六伐我矣恃強不與諸侯交又累伐我下敗自取之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辭伯杞

伯小邾子同圍齊

月者齊強諸侯皆在所傷多二伯不能和協以抗夷狄而私自爭戰所傷甚多春秋謹爲

月之以

疏

齊世家靈公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相讖也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

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

非圍

据世家言圍臨菑則實已圍矣傳言非圍者据下致言

而曰圍

据下釋同義此當脫同字伐言國圍

言邑言國

齊有大焉

大與病對文謂本大國

疏

齊舊爲東伯伐齊是伐伯者言圍抑之如邑奪

伯者詞使得

亦有病焉

病辱義見下

非大

齊本爲

而足同與言如非大

國則不足以當諸侯之同圍今十諸侯同罪之也

使非有罪則諸侯不

一國同乃圍之是大齊乃言圍耳

同心伐之同伐是諸侯皆以齊爲不道齊不會諸侯而六伐我皆有罪也

亦病矣

諸侯同罪病辱大也此明有大

有病之義謂言同亦非純大之齊舊伯與夷狄交伐

疏成二年

我惡之言圍貶也言同以明舊伯而病齊義亦見焉

云焚雍門之菽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兼說此事較戰與此圍同皆齊侯驕蹇所致公羊

則其言同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傳例公大夫在師曰

疏曹世家二十三年成

曹伯負芻卒于師

師不日與廬卒同

襄公

公卒子武公勝立

渭南嚴氏孝

卷八

閔之也

諸侯踰竟卒當國此宜言卒于齊言師者明主公也曹為魯屬魯為喪主有保護之恩故曰閔之桓會詳

卒不言師安之如內晉侯卒于扈非魯屬不言師會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因諸侯伐齊事出師以爭鄭從者陳蔡許

師

午一見年表楚伐鄭

十有九年

年表曹武公勝元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不日惡盟圍齊之後諸侯又相盟祝柯齊地

晉人執邾子

因上伐再執

公至自伐齊

從齊至也

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

所伐之國平而來盟其國不服別從大國則以伐致

據盟于京城北以伐致也

盟不復伐者

從中國不事夷狄

則以會致

據蕭魚之會以會致

師

按此為鄭專例以鄭為中國陷于楚故急爭之不與陳蔡同得之則喜不得則憂皆所以內中國外夷狄也若齊為大國

則不在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據下復伐與盟于京城北日

非也據盟不日知以辟惡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據舉聽以日

與人同事人謂邾子致伐爲或執其君謂晉執或取其地謂

取邾田盟惡從惡事不致之例故以伐致辟惡盟也

取邾田自澗水魯與邾原以澗爲界澗水

軋辭也軋委曲也言自者其不日據內盟惡盟也惡盟謂同

取地惡故不致晉前執邾旋釋之歸又伐魯魯愬于晉晉又

執之魯大夫秉是而取其地有罪治之是也秉義爲利則非也

季孫宿如晉如晉謝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林父先至晉及諸侯在後七月至穀聞有喪而還獨出林父強專兵起下逐君

也

疏 晉約諸侯大夫伐齊為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劉子云靈公娶于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姊戎子皆嬖于公

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不可曰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斷諸侯以犯不祥以死

爭公終不聽遂逐齊世家二十八年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太子光而立子牙

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子牙于句瀆之邱殺之八日崔杼殺高厚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疏 穀魯邑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

詳見前

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

春秋之義

別生死殊人鬼王者之法施于其生不施于死故有功者死不追錫有罪者死不伐喪許慎引舊說云死可追錫如有罪

可追刑 不伐喪善之也

據議宋公伐喪也善者因其專命不純許之

善之則何為

未畢也

善之則當以事畢謂不畢嫌當進師也

君不尸小事

傳曰尊不親小事如觀魚之類此臣

下事君不

臣不專大名

傳曰卑不尸大功如專命退師此大事不伐喪大名此當歸命待君而反

則歸美于君臣

善則稱君

凡善當使君主之不可竊擅美名

過則稱己

則代惡事

君受過尊君親上致身以事君忠愛之至也班固說善稱君

過稱己何法法陰陽共殺共生陽名生陰名殺臣有功歸于

君何法法明

則民作讓矣

祭義天子有善讓德于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于諸

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

士句外專君命

行止自由不稟

命而行將在軍專命本爲危事不伐喪

故非之也

不伐喪善

善事無危此當歸美于君待君命而行

然則爲士句者宜奈何

其

進退不可

宜墀帷

掃地曰墀將

而歸命乎介

傳曰已牛矣其

禮與也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按

因介反命君止之乃止則君有郵喪之美臣有將順之道今

不待命遂行則臣專大名而廢棄君命君不能以禮相責而反有專命之譽故嚴繩之不使得遂所以申君命明臣節也公羊說以此爲使在外聞君喪之禮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蔑孟獻子也魯下卿劉子云魯孟獻子聘于晉宣子賜三徒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

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于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獻子之富可著于春秋

孫敖

之孫穀文伯之子諡獻子宣九年始見經至此四十六年卒十見經子速立

齊殺其大夫高厚

劉子云靈公逐太子光立牙爲太子高厚爲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

殺高厚國高齊之賢大夫殺高厚者崔杼國高弱而崔慶彊積有弑君之禍以累上之辭言之所以惡光也世家八月

殺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前殺三卿子孔有罪不稱人以討之者討之不以其罪也又分其室故稱國以討不

去其官事
疏 嘉穆公子字子孔後爲孔氏鄭七穆印
氏豐氏俱不見經孔氏惟公子嘉見經

冬葬齊靈公
疏 不日而時前已失伯又新爲諸侯所
圍驕蹇失尊有取敗之道故不日
疏 光殺牙而
立起不伐

喪之美立二十八年前十
四年從晉後四年不同會盟

城西郭
疏 据城中城知西
郭城西郭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疏 柯齊地也會柯齊與晉平不言齊者成
其不伐喪也會者多矣獨見內晉者餘

畧不言也此公會也不
言公者公會大夫

城武城
疏 不能自強則多城
何益凡城皆譏也
疏 同時二城不累數者二事也西郭
內武城外又郭與城不同也懼齊

城故

二十年
疏 年表齊莊
公光元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疏 速蒧子也未畢喪而出
盟爲前伐我盟及莒平

也疏 向本莒邑宣四年取者魯莒
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辭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外楚言同盟此大盟皆中國何以不言同前言同圍有外齊之嫌如此言同是澶淵宋地因

同圍外之矣自此至昭十三年乃一見同盟 從齊乃盟惟

陳蔡許三國不至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祝柯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 未畢

使非也為前伐我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濕蔡不專記事此專記者討從楚之人也

蔡十二年不見濕見獲者蔡大夫惟以公子公孫見外朝矣一人而已左傳蔡公子變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

也故出

奔楚

蔡公子履出奔楚

訴于楚也一說楚當爲晉因下文奔楚而誤蔡大夫奔楚一陳二晉一王朝一

疏履亦

莊公子變之母弟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劉子云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謂二慶專陳暴蔑其君而棄其親奔楚起下歸

疏

左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公子黃出奔楚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舉其親而奔

之惡也

譏陳侯聽二慶而逐親者也弟母弟凡弟奔皆譏君也

叔老如齊

襄世不言公如齊何以言大夫如大夫如者多非朝文故不嫌也

疏澶淵同盟後與齊通也叔以單

字爲氏與叔孫不同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劉子云後齊崔杼弑其君宋殺太子北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而篡位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之聘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疏

月者危往也敗師及取田不危此月者在晉內受叛人故危之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邾無大夫書者以地故也內取邑志此亦取邑也錄其地故必舉其人來奔者

畔也不諱者公不在也

以者不以者也

再傳爲以地奔內

來奔者不言出

據外奔

舉其接我

者也

據來已出竟因內言內不言出

漆閭丘

據城漆知二邑

不言及

據牟婁防故言及

小大

敵也

城諸及防傳日以大及小城無尊卑以大小相及大小相同則不言及也

夏公至自晉

言公至起大夫受叛人也

秋晉欒盈出奔楚

劉子云大夫專權欒盈亂晉按盈自晉奔楚後從楚至齊從齊入晉不言奔齊爲齊諱奔

楚者楚疏晉語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
吾敵也疏遂逐羣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兵亂不輟民
志不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畢對曰本根
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
絕其本根可以少閒公曰子實圖之對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
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
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
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人孰偷
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也欒書實覆
宗弑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
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
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陽
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于權行權不可以隱于私暱于權則
民不導行權隱于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導民民之不導亦
無君也則其爲暱與隱也復害矣且勤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
則明逐羣賊而知國倫數而遣之厚箴戒圖以待之彼若求逞
志而報于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
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
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遂令于國人曰自文公
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董子云日之爲異莫重于食故春秋日食則書之也日食者下凌上臣侵君之

象也日食眾者其亂眾日食稀者其亂亦稀又云晉欒盈將犯君入于曲沃班劉同

比月而食或云合食無此蓋蒙氣所

致聖人兩存之疑以傳疑也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劉子云日食襄公尤甚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齊君亂國班固

云說同仲舒楊士勛云漢書高祖本紀有類月日食

按精歷法者謂日無類月食之事蓋蒙氣所致書食以見歷官之失

曹伯來朝

終春秋曹伯四朝桓九世子朝文十一成七襄二十一共四朝也成七年月以有天子喪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商任之會謀錮

欒氏也楚殺巫臣之族而勤于奔命晉錮欒氏終有曲沃之難人君動當以禮

左傳錮欒氏不言同盟者晉一國私事不足

足以言同

庚子孔子生

公羊同先師記此以明三世之例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國

月致有危也前取邾田又受其叛人今乃與會有危道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此非卿也不卒卒者賢者子孫宜有後于魯國魯自文以後三桓專政爲三卿三卿

以外經但記臧氏叔氏世系以其賢也此年以上詳于臧氏統出奔以後但詳叔氏至哀六年而止交代之例也

國文公

子叔胙惠伯子公孫嬰齊聲伯也嬰齊子叔老始以叔氏書齊子也叔老三見經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辭伯杞

伯小邾子于沙隨

不言同盟不許之也謀錮之**國**三年三會爲亟卒致曲沃之難晉失君矣**國**有樂氏之亂

故勤諸侯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之罪爲觀起所誤也大臣不謹爲小人所誤致身殺名裂足以爲戒矣

圖

事詳左傳追舒莊王子字子南後爲子南氏按記公子始于穆王嬰齊側壬夫皆穆王了貞午追舒皆莊王子圖比棄疾

皆共王子結由皆平王子公子十二見不見公孫惟一見囊瓦公子申疑是穆王子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董子云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弑其君劉班固云劉說同仲舒

三月己巳杞伯勾卒

晉悼夫人之兄杞世家孝公十七年弟平公之舅氏卒弟文公益姑立

夏邾畀我來奔

邾無大夫不書書者以其來接我也卒正唯曹莒邾三國見大夫

葬杞孝公

日卒時葬正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据左傳此屈建从陳侯圍陳陳人城役人和命各殺其長而乃殺之不言

楚殺慶樂及二慶叛者皆爲陳諱不以楚制陳也

圖 事詳左傳

稱國以殺

據此乃殺于役人非君命殺之

罪累上也

前受二慶之讒逐弟又不能制二慶而叛乃借

楚力圍而殺之不許以正辭以失君道也

及慶寅

括楚同趙

及慶寅累也

及公子瑕傳曰由尊

及卑也慶寅下大夫也下大夫不氏氏者因其同族而氏之言及則不嫌也尊同則不言及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

稱弟者未失其弟也歸安之也自楚不言復者光無罪故不以夷狄言之

自楚楚有奉

疏

二慶之誅光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如此起楚殺二慶若陳人之自殺之自復之不與楚之專制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言入于晉何以又言入于曲沃如盟于師盟于召陵經書晉而口繫

曲沃以讀之故兩見其文晉從中國外之曲沃從晉外之據世家實自齊入經不書自齊者避齊助亂臣故就其初奔楚而書

復入復者復中國也從夷狄來中國也良霄不再言入此再言入者良霄從許入許中國也此從楚入從夷狄入中國又從中

國入曲沃入又入外之也晉拒之曲沃亦得拒之楚招納中國畔人爲亂故重外之不使如中國

疏

齊世家莊公使欒盈

間入晉曲沃爲內應以兵隨之上大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取朝歌

秋齊侯伐衛

報十九年衛從晉伐也已同盟會而匿怨伐人讖齊也不貶絕而罪惡見也

遂伐晉

助樂盈也助亂從楚譏之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淪

言救善之也月者惡其不救觀隙而動持兩端也

言救後次

據聶北先次後救

非救也

據救不言次與聶北同齊侯專命先次後救次後乃追錄其本

意豹奉命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救君臣之分也主書者譏其不速進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蔑之子十九年立三見經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論語臧文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經不書以防

爲臧氏諱別有書以者其義可通

疏

紇許之子字武仲臧氏魯大夫因賢乃詳記之隱世記公子彊以下見辰許紇詳其

三世自此以下不見

其日

據慶父不日

正臧孫紇之出也

正謂得正如正與夷卒之正也君臣以義合不合則去春

秋凡殺奔同例殺奔正者
日不正者不日與正卒同
違伯玉曰先師也弟子
與衛違

人不以道事君者其出乎
言必不出也城孫賢者為三家排
擠出奔日之明其無罪論語柳下

惠為士師三黜人日子未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晉人殺欒盈
晉語居三年樂
盈晝入為賊

惡之
從夷狄以入本國據地
弗有也謂外之于楚不言大
夫失其所繫賤之也

齊侯襲莒
此與齊侯鄭伯一見例齊大莒小以大襲小齊侯病矣
乘莒不備謀襲之也不言取莒不得志也獲杞梁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晉語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范宣子問焉曰
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
在周為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也對曰以豹所

重訂受降事大聖尊古疑記

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先大夫臧文仲
其身沒矣其言立于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

仲孫羯帥師侵齊

劉子云重犯強齊故大小饑穀不成按羯未
畢喪帥師非也此爲晉報齊受晉命也帥師

不止羯言羯
譏使之非也

夏楚子伐吳

楚與吳交爭卒致敗覆此其先見者也左傳
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聞有晉師使如楚乞師杼送之
遂伐莒侵介根崔杼主之專兵也此弑君

之先
見

大水

劉子云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
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然又犯強齊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劉子云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中
國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果從諸侯伐

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
吳討慶封班固云劉說同仲舒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夷儀

此中國十三國全序也晉爲伯宋爲王後齊時爲方伯與魯衛鄭爲四方伯曹莒邾滕薛杞爲六卒正小

邾爲圻庸爲伐齊特不見齊中國全在之辭也夷儀衛地再會夷儀齊不至者爲上伐晉也

疏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

水不克不言同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此救齊也不言救者不與楚救也楚伐中國不序從者中國序者備

序諸侯以所不序者皆從楚也中國列會盟者二大國四方伯六卒正一圻庸十三國于夷儀全見十二國惟齊不見以所序

起所不序此互文消長之道也三國從楚久故一敘之外例見之國惟吳秦不敘而已

疏年表楚與齊通率陳蔡伐鄭救

齊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奔楚楚遁也陳從楚臣奔楚楚制人之上下也奔目楚外之也

疏左傳陳人復討

慶氏之黨鉞
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魯聘于周者十不繫事者止于此公不朝而使大夫凡十見皆譏之也

大饑劉子云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占同前大水案襄公立二十四年今無一年之蓄至於大饑書大饑者著其無備

災之道也

五穀不升為大饑大水穀不成不言一穀不升謂之嗛

不志者一穀災不志二穀不升謂之饑據大水無麥禾言饑也三穀不

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讀同荒韓詩外傳作荒五穀不升謂之大

侵侵一作殺經作饑傳作侵聲之淫也大侵之禮周禮大司徒君食不兼味禮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王者不為晝味而食之禮曰一穀不升不備鶉鷄二穀不升不備鳧雁三穀不升不備雉兔四穀不升不備罔獸五穀不

備

升不備 臺榭不塗 玉藻土功不與傳曰毀廟改塗塗謂修飾如丹刻之功是也 弛侯廷道

不除 曲禮馳道不除按曲禮作馳道不除韓詩外傳作道路不除家語亦云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然則弛當作馳侯

廷二字衍文也弛侯或云弛廣 百官布而不制 布衣摺本不制不造作也 鬼神禱而不祀 釋匡解大荒有禱

布衣摺本不制不造作也 鬼神禱而不祀 釋匡解大荒有禱

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 鬼神禱而不祀 釋匡解大荒有禱

牲但禱祀而已韓詩外傳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

侵禮君食不兼味台榭不飾道路不除百 引作五穀不登

官布而不製鬼神禱而不祀與此傳同 謂之大侵大侵之禮也 劉子云古者有災

備而不製羣神禱而不祀 此大侵之禮也 謂之厲君一時素

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養之善者必先乎賑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

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眾童子擊鼓昔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昔火逐官宮里家

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

救厲之道也。**疏**墨子七患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饑三穀不收謂之饑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六穀不收謂之饑七穀不收謂之饑八穀不收謂之饑九穀不收謂之饑十穀不收謂之饑十一穀不收謂之饑十二穀不收謂之饑十三穀不收謂之饑十四穀不收謂之饑十五穀不收謂之饑十六穀不收謂之饑十七穀不收謂之饑十八穀不收謂之饑十九穀不收謂之饑二十穀不收謂之饑二十一穀不收謂之饑二十二穀不收謂之饑二十三穀不收謂之饑二十四穀不收謂之饑二十五穀不收謂之饑二十六穀不收謂之饑二十七穀不收謂之饑二十八穀不收謂之饑二十九穀不收謂之饑三十穀不收謂之饑三十一穀不收謂之饑三十二穀不收謂之饑三十三穀不收謂之饑三十四穀不收謂之饑三十五穀不收謂之饑三十六穀不收謂之饑三十七穀不收謂之饑三十八穀不收謂之饑三十九穀不收謂之饑四十穀不收謂之饑四十一穀不收謂之饑四十二穀不收謂之饑四十三穀不收謂之饑四十四穀不收謂之饑四十五穀不收謂之饑四十六穀不收謂之饑四十七穀不收謂之饑四十八穀不收謂之饑四十九穀不收謂之饑五十穀不收謂之饑五十一穀不收謂之饑五十二穀不收謂之饑五十三穀不收謂之饑五十四穀不收謂之饑五十五穀不收謂之饑五十六穀不收謂之饑五十七穀不收謂之饑五十八穀不收謂之饑五十九穀不收謂之饑六十穀不收謂之饑六十一穀不收謂之饑六十二穀不收謂之饑六十三穀不收謂之饑六十四穀不收謂之饑六十五穀不收謂之饑六十六穀不收謂之饑六十七穀不收謂之饑六十八穀不收謂之饑六十九穀不收謂之饑七十穀不收謂之饑七十一穀不收謂之饑七十二穀不收謂之饑七十三穀不收謂之饑七十四穀不收謂之饑七十五穀不收謂之饑七十六穀不收謂之饑七十七穀不收謂之饑七十八穀不收謂之饑七十九穀不收謂之饑八十穀不收謂之饑八十一穀不收謂之饑八十二穀不收謂之饑八十三穀不收謂之饑八十四穀不收謂之饑八十五穀不收謂之饑八十六穀不收謂之饑八十七穀不收謂之饑八十八穀不收謂之饑八十九穀不收謂之饑九十穀不收謂之饑九十一穀不收謂之饑九十二穀不收謂之饑九十三穀不收謂之饑九十四穀不收謂之饑九十五穀不收謂之饑九十六穀不收謂之饑九十七穀不收謂之饑九十八穀不收謂之饑九十九穀不收謂之饑一百穀不收謂之饑。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孝伯

疏左傳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劉子云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謂臣而敢弑其君

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從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爲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其臣無道君亦不足惜

疏齊世家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

莊公失言

俞樾說言道也莊公失道

淫于崔氏

劉子云齊侯通于崔杼妻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

愼射齊侯年表齊崔子以莊公通其妻弑之立其弟爲景公以下崔氏絕于齊乃見慶氏如以慶繼崔爲下卿者然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辭伯杞伯小邾

子于夷儀衛侯剽也夷儀衛滅邢之邑晉聽孫林父爲伐衛請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公平公執殤公與宋而又復入

衛獻左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公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晉侯許之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日入惡入者鄭伯在會大夫專兵入陳惡之也去年陳從

楚伐鄭報其事也
疏 事詳左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不同月也齊成故盟復舉諸侯中有間事也再言同盟中國之

十三國皆至矣稱諸侯者以本爵皆侯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衛侯衎也諸侯三會夷儀衛俱在衛衎
乃得入惡諸侯也故外之不言復歸也疏 衛世家十

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爲伐衛衛請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後入衛獻公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襄世有伯不言滅國楚一見舒鳩齊六年一見萊十年晉與諸侯一見傅陽晉齊楚

三國各一

疏此三滅舒邑矣僖世徐取舒至此楚盡取見滅而已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公孫舍之入陳公孫夏又伐陳**疏**年表著大夫之專故有良霄之禍

鄭伐我夏公子駢之子子西也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巢楚邊**疏**年表吳伐我以報竟小國舟師之役射殺吳

王諸樊地理志廬江郡居巢應劭曰春秋楚人圍巢

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

據不言門巢先言伐楚見巢爲楚竟上小邑與伐國圍邑同故繫巢

于巢者

據伐圍不言于也

外乎楚也

據巢非楚邑言于巢如國外之于楚

門于巢乃

伐楚也

伐楚必經巢門後乃得伐楚不言巢嫌卒楚不諸侯言伐嫌爲巢事言門以紀實言伐以致其意

不生名

曲禮諸侯不生名失地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

者

據與鄭伯髡原如會名同見以伐楚卒也 據名在伐楚地雖其見以伐

楚卒何也

據未至楚又卒于巢也古者 言古法古也春秋傷世變援古以治今也大國 謂吳大國

過小邑

小邑謂巢過謂假道伐人也小邑必飾城而請罪 飾城修守備防

過如爲己來敬天者敬其怒也禮也 以小事大禮當飾請大國致其命由城外過不入城也吳子謁伐

楚

致其意至巢 過巢入其門 巢不飾城請罪而啟門無備致吳子得入門人射吳子

以兵入城門人懼滅射之有矢創 創傷也中矢有創反舍而卒 師行三十里反于其前日所止宿地

而卒是卒于巢也古者雖有文事 文事蓋謂盟會衣裳之會也必有武備

謂雖文事猶有武備如孔子頰谷之會有備也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 使吳子得入非吳

子之自輕也

傳曰不狎敵伐國而輕入人邑無備致創非之也

疏

左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

牛臣隱于短簾以射之卒

二十有六年

年表吳餘祭元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此不弑殤公其言弑之者已納獻公而殺殤公之父與子

則亦以弑道也但言殺子叔與角則不見甯氏之罪也不

疏

世

家時殤公執于晉未歸左傳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不稱殤公不言弑以甯氏所殺者剽之父黑背及其太子角而經以弑君也

此不正其日何也

據剽來聘孫甯逐君立之不宜日也

疏

一云此未正弑當言殺乃以弑正言之左

氏曰書曰甯喜弑其君言罪之在甯氏也

殖也立之

據十四年衍出奔十六年甯殖伐許是殖立剽也

也君之

據立踰十三年喜繼爲大夫也殖逐獻公將死屬喜納獻公以自贖故喜弑剽納獻公也

正也

其父

立之其子君之不得以不正爲解春秋君雖不正已立不許其臣子以不正討之者所以塞禍亂防弑逆也下惡獻公故于此正

于此正

疏 既殺其父又殺其子納君使刺不其罪得歸大惡非言弑不足以盡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戚者林父之私邑甯氏弑君納獻公林父不從故叛

起其逐

疏 孫氏衛正卿言叛絕于君也衛也以下孫氏不見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者復中國惡之起狄夷儀諸侯也

疏 衛世家獻公亡在外十三年而入

日歸

据歸不日

見知弑也

据踰四日衎使剽弑而後入日歸以見衎主之不言衎主之者不以衎君剽也

衎正而剽不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謀討衛也**疏** 偃中行穆子子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淵之會以討衛晉人趙武也宋人向戌也不稱名

氏者公會大夫也鄭言良霄者起餘皆大夫貶稱人也良霄不在宋下者以言良霄不可以人在人下也何以不在晉上起晉

人實大夫也先宋以明尊卑之號後晉以起皆大夫也故良霄可以在宋上而不可以晉上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劉子云宋公聽

事詳左傳

晉人執衛甯喜

私罪也稱人用伯討執罪之辭也弑君賊

左傳

衛從會于澶淵晉人執甯喜囚之于士弱氏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踰竟不日此日者明許卒皆日無變例又皆葬始終無異以見外卒正例

闕

一說傳諸侯卒踰竟不日此日者蓋春秋決嫌明疑已見者不復見若虜與師會踰竟不踰竟未明故日不日以別之此

地楚踰竟已明故復日也許爲外卒正言卒皆日以起之不以言正不正許篤從楚日卒之者存中國也蔡侯東不日失國貶

之也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此因許男請師卒故伐鄭自此以後經不見伐鄭矣

序許有喪也

年表率陳蔡伐鄭不

葬許靈公

許見卒與葬車皆自葬皆時以爲外卒正之制

二十有七年

年表衛獻公後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崔慶專齊明崔黨也爲下來奔張本齊五記來聘大國也終于此二弟年二國一崔

氏

齊國三卿記慶來聘以慶爲下卿崔崔之位也奔後見殺乃出樂氏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

霄許人曹人于宋

傳曰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入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不言

盟以有楚在也晉楚交主中國二伯之詞也自此至昭公三年而盟敗楚獨主諸侯故曰無侵伐入年也此會楚先晉以晉先者抑楚也知楚先者以從楚之國先晉也

蔡公孫歸生程氏分紀文公子公子朝生

歸生後爲朝氏歸生

朝吳事詳左傳晉語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世家獻公後元年誅甯喜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

喜殖子諱悼子左傳曰九世卿族一朝而滅之以下

甯氏不見故以北宮世叔二氏見之

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

據弑君賊不當復見有罪也

爲大夫

據言大夫也討賊不言大夫

與之涉公事矣

據晉執喜出使爲行八獻公賂甯喜使弑

則入國弑君之罪獻爲主謀既與喜共事則不得以罪討之故奪其討賊辭以殺無罪大夫責獻公

甯喜由君

弑君

由君謂因行而弑則喜弑君由衍主使

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

據傳國累上不

葬則

惡獻公也

使人受賂以弑君又倍而殺之大惡故縱從其弑惡歸首獻公不以獻公主之當如鄭厲

公者弑大惡獻不君則言喜弑以目大惡喜弑即獻弑其罪乃盡也

衛侯之弟專出奔晉

劉子云專者獻公弟子鮮也賢定姜欲立之而不得獻公出奔賴其力得反國叔肸

名字並見專不字者專喜之徒不全許之也

專喜之徒也

據喜殺而奔知喜之徒黨也凡殺後奔非其徒則殺之者

專之爲喜之徒何

也据僖弟已雖急納其兄謂獻與人之臣人謂剽謀弑其君

獻公因殖之悔謀復國于喜喜不信公欲盟專是亦弑君者

也出奔在弑後明爲專其曰弟何也据專有罪專有是信者

喜徒有從惡之罪專信人春秋許賂而後入既入惡是

君不直乎喜也倍約無信同惡相濟但其故出奔晉織絢

邯鄲邯鄲晉地織終身不言衛劉子說弟胙云宣公殺子赤

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專

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是以春秋美而貴之與此畧同也

之去合乎春秋春秋貴信惡詐專能守信故美之也專與人

一去之信而已言奔讖其爲喜徒言弟美其有信雖與

弑有信猶取之設教之義不求全春秋之義唯節取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溴梁傳曰大夫

無君也

晉趙武恥之

據溴梁荀偃主盟趙武賢者故恥不臣之事

豹云者

據孫繹澤言叔孫溴梁

不出名氏此君不在乃獨名

恭也

據致乃名君前臣名言豹公在之辭公不在而曰豹不忘君命是臣恭也

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

據與溴梁異

大夫臣也

據溴梁言不臣其臣

于君恭也

據丙以不氏爲恭外則以繫君爲恭也

晉趙武爲之會也

獨美趙武擯屈建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劉子云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之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

天仍見戒也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劉子云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部被兵十餘年因之以飢饉百姓怨望臣下

心離公懼而不敢行誅伐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

曰無冰天下異也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

能正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無寒歲秦無燠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

惡買子悼子甯喜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之徒也同出奔晉

其仲子圖以守石氏之祀昭元年會于虢公羊作石惡字誤也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劉子云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齊世家慶封已殺崔杼爲相國專權三年十月出獵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

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于在齊

十有一月公如楚

劉子云襄公朝荆至淮間荆康王卒欲還以叔孫昭伯勸乃行如者朝二伯之辭自宣十

年後不書公如齊以鞏之戰失伯故宣十年至昭二十七年乃再見如齊左傳襄十四年王賜齊侯命稱舅氏是楚伯以齊爲

方伯也齊爲方伯則升楚爲二伯故公不如齊者八十五年襄昭之世再見如楚則以晉楚爲二伯齊魯衛鄭爲晉所屬之方伯秦陳蔡吳爲楚所屬之方伯故文以下同盟不言陳

疏

爲宋之盟也如楚皆月爲朝夷狄也公如皆伯辭中國如齊晉

是也外如處夷狄主中國也故如爲二伯之辭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不葬靈王無危也

疏周本紀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立二十七年唯記

逆后會單子餘不志者王室危也

乙未楚子昭卒

董子說楚子昭卒之二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伯中國卒之年諸侯

朝于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惟侵奪而願強盛何與楚子昭蓋諸侯之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嘗以少擊眾以專擊散先卒四五年中國內亂齊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諸夏再會夷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弑中國在其北而齊衛弑其君慶封劫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衍據夷儀而知弑林父據戚而以叛宋公殺其太子中國之行凶國之跡也譬如于文宣之際中國五年之中五弑君以晉靈之行以一大夫立于裴林拱揖指揮諸侯莫敢不出此

猶隱之有乙未與甲寅不同月蓋同
月也不言閏不數閏也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楚如致皆月

閔公也

傳曰中國不存公楚以喪事留公送喪正月無君閔公在夷狄危而存之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齊晉不皆致楚必致者外夷狄也

公如齊十三繫事如齊三九致如晉十五十二

致如楚二皆致

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此為楚發傳也

言如者朝也齊晉二伯有朝禮故不皆致皆月楚方伯又夷狄強為魯朝之故皆致也致皆月也

庚午衛侯伋卒

衛世家獻公後三年卒子襄公惡立

闕殺吳子餘祭

哀四年傳曰稱盜以殺君不以上下道道也此非外弑者故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

亦言殺也吳卒皆月此時者獨闕周禮宮者守內非受刑而不稱君略之從小夷例殺如字闕宮者或云與傳異義非是

闔 據哀四門者也 據闔從門寺人也 受宮刑爲寺 不稱名姓 年言盜

據卑亦闔不得齊于人 刑餘之人不繫名姓賤之如盜 以國氏闔不得齊于人 也禮刑人屏之四方不與士齒 不稱

其君 據弒例 闔不得君其君也 王制曰不及以政示弗放生 班氏云古者刑殘之人公家

不出大夫不義士與遇于途不與 禮君不使無恥 無恥是惡 語投諸磽确之地與禽獸爲伍

與君近君富近賢士繫御之人亦 不近刑人 刑人受宮刑者 須選擇無恥則易於導惡爲禍

方不授以職事鹽鐵論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 不狎敵 人也身放逐辱及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之也

敵謂戰征之事吳子門于巢爲巢 不遁怨 怨謂上有所刑罪 人所射而卒傳譏其狎敵是也

子般皆死于有怨 賤人非所貴也 賤人闔者貴謂有 職守爲親近之職 貴人非 之人是其戒也

所刑也 班氏云刑不上大夫賤者 異義戴說刑不上大夫 已刑則不可復使近之 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

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君按云易解折足覆公餗其刑遑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說鄭駁云凡有爵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按許鄭強分古今非也貴人有罪則殺小惡黜之不加以生刑今古一刑人非所近也王制曰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是故原是相同刑人非所近也公家不蓄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於途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周禮說墨者守闕宮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圍鬃者使守積按闕圍積皆在外在內之宮必自守舉至賤不繫國無名氏而宮不用強積陰賊之人今古同舉至賤賤乎賤者也而加之吳子子在吳吳子近刑人也周禮闕用宮非刑人如今制多自淨春秋因其弊而為之教也闕殺吳子餘祭仇之也刑餘之人不能不怨于上當屏倏然以弑故禮禁近刑人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城緣陵不言杞為桓諱專封王後也此不諱者未遷修舊不諱

也前城不言杞不列舉諸侯此再段穆公孫子豐之子卽公
城故經屢數以明之前後一見也子平後爲豐氏儀傳侯入
世孫文子別爲世叔氏世或作太古通儀公羊作齊誤孫甯既
絕故以北宮世叔爲卿盈晏子知悼子按左傳杜注晉長子知
盈盈朔弟也
盈生而朔死

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

也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

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尊君親上

然後興學班氏曰聖王貴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杞危而

不能自守民少故不能守城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政在大夫

之此變之正也昭三十二年城成周傳同禮大夫不憂諸侯

在大夫代諸侯行事伯道幸以不墜春秋託伯於大夫許其
爲美善之事而不許其爭執故城成周則許之執宋幾則不
許之
是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聘魯十一見大國詳之內大夫如晉二十來聘只及其半大畧而小詳也

杞子來盟

杞僂子如貶之然弱不能自存貶以起城之也城緣陵後二貶之以起爲城杞也稱子皆爲城之起前不

見杞故

十一見凡稱伯者二十八稱子者三則伯正而子變

也春秋凡卒正爵有伯以後皆有定唯杞有伯以後乃無定見杞不與餘國同也杞本王後例稱公稱伯者敘卒正未從卒正稱也稱子者貶之也以其從伯貶子見其從公貶伯也邾滕辭有伯以後不變者變則不足以見其正故畫一之杞爵本尊又居末貶以起其餘也

吳子使札來聘

劉子云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日餘祭次日夷昧次日札札卽

季子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遇日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迭爲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兄爲君者皆輕死

爲勇飲食必視曰天若有吳國必疾有禍于身故遇也死餘祭
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
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爲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之過之子
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
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
而立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
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我受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爾殺我兄
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
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

圖 吳世家餘
祭四年使

季札
聘魯

吳其稱子何也

據下稱國狄之

善使延陵季子

吳世家季子封於延陵故號以延陵季子

一云季子逃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以所居氏之以其避吳亂也且季子所以貴之也故進之也因賢而尊貴其君也因曹羈而崇其友因伯姬而葬其夫因曹賊而褒其子因季子而尊其君皆錄賢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與有榮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孔身賢如秦伯楚子賢也春秋賢子日德不孤必有鄰故兼進之

其使吳楚乃使賢亦賢也吳子賢不足錄而能使季子則亦稱子有衰文以賢許之唯賢而後能使賢也凡

臣之賢皆歸美于君傳曰美歸君過歸己是也故賢吳子而稱子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因

賢乃尊其其名不氏从小國例成尊于上也言子之國無大夫見則不氏今若驟進季子而

字之則其君不能使如齊高子然反足以掩蔽其君故不氏使吳子以君臨之吳子新子尊未成可以抑季子以成之不

可進季子以仇之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月者危襄也

齊高止出奔北燕燕世家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地理志廣陽下云故燕國召公所封昭公篇北燕

伯奔齊高止納北燕伯此爲張本

其曰北燕據燕不言南從史文也孟子孔子曰其文則史春秋據魯史制作也二燕南小北大又

召公後宜以北爲主南燕不加南今主南北者南燕近魯在青州爲屬國故魯史內南北孔子從而不改示有徵也

疏春秋據史而作筆削之例專明詳畧加損之例變易事實
正名之例依物肖形從史之例仍而不改凡春秋事實其
有史書不然而可以起例者則變之如許世子弑之類苟無
所起則因仍舊文不敢改作論語所謂闕疑又云述而不作
是也如楚圍弑君以瘞赴而春秋不言弑陳殺太子禦寇不
言太子之類皆依史舊文不能加損特于別見以起其實而
已蓋實事從史史既不言則爲無徵雖有聞見不能据一已
之傳聞改百國之實錄既取徵信且明傳疑不能以大惡之
名直加于人而但于別文隱見其義使人讀而磨其賊主名
弑君不名而弑賊可以起而見弑不言弑而弑亦可起而見
此春秋之大旨也趙盾崔杼史有舊文苟非舊文不敢直指
凡弑皆有主名經或言人則以明君之過是日累上如樂書
之類故諱者多而虛加者少此罪疑爲輕之意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外方伯國蔡不聘者外之秦吳各一見者示例楚六見者大夷也莊

世稱荆人父世稱椒此疏宋盟以後初來聘月者喜之也晉楚世則氏遂漸進之序也疏相爭中國塗炭宋盟息兵春秋所善楚來聘則內安而外諸侯皆無兵事故喜而月之按夾聘惟此一月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陳弑哀公不書此書者陳猶中國蔡不同盟不言陳弑爲中國諱不

使楚得討之言蔡弑以般

疏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且自

立是爲靈公

其不日

据固正宜日

子奪父政

政當爲正因其子弑奪父正不日

是謂夷之

夷在東方

禹貢淮夷徐州因其

疏以夷待之故不日中國無父子之禍爲徐方伯故夷之

疏惟楚有之故春秋夷之也不言狄者

蔡近楚專心事楚春秋惡之禮待不及他國因其父子之禍如商臣擯之如楚屬國不使中國有父子之禍也蔡在方伯

例有伯以來不過會盟中國四五至故春秋絕獻舞不記其事者近百年中二君不言卒葬不記災內臣不言如蔡蔡大夫不言使不言來聘不言與中國聘不言蒞盟來盟凡會盟從楚序皆在諸侯之先其事或二十餘年一見皆因中國及

之不自專記事此其禮制之卑于陳衛鄭三國方伯者因其從楚夷之也其日夷者國在內也晉鄭曰狄國在北衛曰戎

國亦在北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劉子云先是宋公聽譏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

取卒之日

据外災不日內女卒例日襄九年宋火定十六年成周宣榭災不日是也

加之災上者

見以災卒也

見伯姬因災而卒也此與吳子門巢鄭伯如會皆以卒月日加于其事之上見即以事卒同也

其見以災卒奈何

据二事異

伯姬之舍失火

舍居也劉子云宋伯姬者魯宣公女成公

之妹也既嫁于共公十年共公卒伯姬寡三十五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失火

左右曰夫人少辟

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

劉子曰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

姬曰保待不至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趨之班氏云國君取大夫之妻士之妻年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白虎通

婦人所以有歸何學事人之道也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
親戚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廟宗婦
之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傳母已至火伯姬曰婦人之義

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劉子曰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

義傳母之不至夜不下堂越義求婦人以貞為行者也劉子

生不如求義而死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劉子

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忘死而趨生是劉子

不信也貪貴而忘賤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劉子

師春姜曰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懿為首故婦人事夫有五

平旦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

友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敬而後有夫婦之際也伯姬之婦道盡矣

詳其事據宋灾不志灾內賢伯姬也劉子云伯姬寡至景公時逮乎火而死春秋詳

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為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

盡矣按列女傳所言楚昭貞姜齊孝孟姜事與此畧同

天王殺其弟佞夫劉子云景王二年擔括欲弑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殺佞夫及景王死五大

襄公 卷八 襄公 渭南嚴氏孝

夫爭權王室亂按凡稱弟者殺無罪之詞有罪者先疏之不舉弟此目弟明侯夫之無罪也

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

秦以千乘不容母弟傳猶譏之天王有萬乘之尊殺

無罪之弟故加等甚之

論諸侯不甚天子甚之也

君無忍親之義

傳曰縱追逸賊親親之道按禮

有議親議貴之典侯夫有罪猶當三宥不得已或放之或廢之今衰麻在身因臣下之事牽引母弟使操刃殺之侯夫無

必死之罪而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

據殺則目

君也親長

子者明承重也天子諸侯爲長子服

論經凡殺庶子猶公子三年因承重加服之不與庶子同

或國或人不可目君唯世子目君以傷親責之也稱母弟明恩也同母貴弟與庶孽

不同因其親貴待有加禮經凡殺孽弟稱公子而已不目君唯母弟目君故傳曰

天王殺其弟侯夫

據未三年不稱王甚之也

目以甚之在喪殺弟無人心起爲爭立事因急言天王以甚之

王子瑕奔晉

侯夫之徒也不言出者王子不言出惟有采邑者乃言出

論此所謂緩追逸賊也即使有罪逐之

已足操刀殺之則忍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

劉子云婦人以從夫爲義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故得蒙夫之諡謂共同宋

共公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之母修閭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議諡以章其善惡據內夫人不從夫諡則婦人諡兼此二義

疏按大夫如不月取葬之月加于如上者見以葬如宋也

外夫人不書葬

凡大夫言如而繫者惟如齊四如晉二如宋三如陳滕各一皆有所見

此其言

葬何也

據紀伯姬以失國葬

吾女也卒灾故隱而葬之也

卒灾能盡婦道隱而葬之

賢其事故禮備也月者起其不葬爲灾而葬非危內也

疏按公羊說據月以爲葬夫人當君會葬傳不責君葬外諸

侯凡君送葬皆諱之則君不會葬公羊說誤也異義許鄭說皆誤說詳古今師說異同攷中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劉子云鄭大夫自外而篡位自許許有奉也良有罪與樂盈同不言

復入者不以夷狄待許也

鄭人殺良霄

言人討賊之詞

不言大夫

與樂盈同

惡之也

樂盈傳曰弗有也大夫出奔與殺同例既已奔復入外之弗有故不言大

夫以匹夫待之也此言惡者因其惡鄭乃逐之故以其惡言之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而葬

不日卒而月葬

據卒葬皆月日卒時葬乃正

不葬者也

據賊不討宜不言葬

卒而葬

之

據葬如賊已討

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若不言葬嫌國人盡從般無恩于景公則是失民也

故葬若賊已討然不使從般弑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劉子云伯姬卒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

于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賢之不言同盟

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

據會不言所爲會伐言者會而後伐二事也成宋亂

非此比者成亂異事此言會意謂經有故也

疏宋會三繫

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

善也

據與常會同不足

其曰人何也

據大會言大救災以眾所

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也知

何救焉

據災在五月

更宋之所喪財也

非貶者城杞猶不貶也 何救焉 據災在五月 更宋之所喪財也

類 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

中國者晉齊宋衛鄭曹莒邾勝辭杞小邾魯是也侵伐善

辭許

夷狄不入中國

夷狄楚蔡陳許是也入惡辭不許之內中國外夷狄之義也伐吳不在此數者

吳夷 無侵伐八年

自此至昭七年楚與中國無兵事至八年乃滅陳

善之也

善宋能主此會

故諸侯德而禴之

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廿七年宋之會謀息兵諸侯無事故行禴禮由此歸

功于宋之會此會楚不在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禮羣宮稱宮不嫌與宗廟同者上繫楚也西宮就昭穆之位言之此宮名

楚實非廟也

楚宮

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修之故名楚耳劉子云公專心事楚不明善惡非正也据非正寢較

臺下相等日楚

宮者議公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未葬稱子某世子卒在君世不見君卒然後見有即尊之漸也不葬者無廟無諡

于祖以享

子卒日

据子般日正也据下言即位疏君正與故皆日尊也

成君禮下於君大夫正日

惡不日此猶有臣子之禮

己亥仲孫瑋卒

國

遠應子字孝伯二十三年立五見經子纘立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禮月者爲下葬出五月而葬同盟來會禮也諸侯小國于次國君卿弔君會葬于敵

國大夫弔卿會葬于小國士弔大夫會葬者禮制如此至於行禮每有加損隆殺不同不能盡拘此例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未葬故上卒稱子某與般同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無大夫稱人者展與弑也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展與因

國人攻

國

唯記卒葬之國乃言弑史有弑莒子氏名削之稱人春秋之例也

補疏

春秋再部取法三十二蓋八自乘之半再部四公總共一百二十八年襄公雖三十一年莊公三十三年共數

合恰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八終

華陽林思進覆斟

渭南嚴式誨斟鐫